

印尼的金门榜林落番客(中)



1990年,本文作者(右一)访问印尼金门互助基金会,与该会乡亲们合影。右三为承庆堂叔



2018年8月,大伯母回来海岛了,回到大伯父身旁,长相厮守



参观基泉堂弟(左一)木材厂(摄于2001年底)

家乡事。我后来才知道,住在这海岛的华人以客家人居多,而福建人,则又以金门人居冠。

大伯父勤奋拼搏,在海岛丹绒班兰(Tanjong Pandan)小镇开了一间小五金店,取名“金源昌”。当年下南洋的金门人,店号喜以“金”字带头,不忘来处,也是对家乡的深切怀念!大伯父同时经营咸鱼业,海运到雅加达,并销往附近城市。累积资金后,大伯父也在勿里洞和雅加达买地屯奇。除了第三子基钟留在岛上帮他之外,余皆南下雅加达,克绍箕裘,或从事木材业与其他行业。大伯父是那一代南来华人,白手起家,奋斗成功的典型例子。

1997年8月,我出版了《云树山水间》印尼游记,便是1971年首次与之后20多回去印尼各地,主要是雅加达,其他地方如峇厘(Bali)、万隆(Bandung),间中也重游勿里洞,带着妻子和两个十多岁的孩子省亲和旅游的记录。我希望

孩子们知道,隔着南中国海,那里有他们的亲人,在远离金门榜林村的土地上,依然勤奋地工作着,快乐地生活着!

2007年3月上旬,大伯父不慎跌倒,以92高龄长眠海岛。我和妻子旋即飞往勿里洞奔丧,那是我第三次飞往海岛。住在雅加达的承庆、根练和根助三位堂叔也来送大伯父一程。祖父在五个兄弟中排行老大,每个弟弟各有三个儿子。以大伯父为首的十五个堂兄弟,因战争与贫困因素而分散在新加坡、印尼与台湾,留在老家榜林的,就只有四叔公的幼子承惠堂叔。我知道的,我见过的:印尼五位、新加坡三位、金门一位。

二叔公早逝,后代多在台湾,近日,由于《金门日报》的专访,在金门办公的二叔公的孙子基龙看到了,通过脸书与我联系相认。我们相互分享手头上年代久远的家族照片和资料。堂兄弟两人为这迟来的亲情高兴之余,都感到应该为

家族整理些什么,脑子里尽是祖先从一地到另一地,从家乡到异乡的坎坷迁徙历程。

三叔公的儿子,大伯父生前曾说有的在棉兰(Medan),有的在峇眼亚比(Bagansiapiapi),之后也有南下峇淡(Batam)发展!但堂叔们也不清楚他们的动向。月前,雅加达基泉堂弟来电说,三叔公的女儿,我们叫姑姑的走了!我遂想起7、80年代在雅加达,见过这位姑姑;大伯父在自家咸鱼货仓旁辟建了一个小房间,安置这位生活困苦的“堂妹”。

2018年8月下旬,我第四回又飞到勿里洞岛。大伯母蔡丽珠以99高龄在雅加达寿终内寝,空运葬在丹绒班兰福建义山,永远与大伯父相伴。坟墓上的对联,无疑概括了大伯父拼搏一生,造福子孙,及大伯母相夫教子,富贵积善的人生阅历:

承建基业子孙盘

丽善聚德富贵珠

大伯母在1948年,抱着一岁大